震川先生集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震川先生集

◀上一卷

卷六 · 書

下一卷▶

上徐閣老書

四月十四日，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閤下。有光幸生明公之鄉，相望不過百里，自少已知向仰，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。庚子之歲，舉於南都，而所試之文，乃得達於左右，顧稱賞之不置。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，輒相告，以為幸矣，子之見知於當世之巨公長者如此。自後數試於禮部，遇明公之親知，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。有光之試，又輒不利，退而歸耕於野。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，有知之而異世者矣，不知者恨其同世，知之者恨其異世。今獲與明公同世，而又知之，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，有光之蹇拙蔽翳，無復自振，以為今已矣，無以望明公之門矣，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。

往歲，海虞瞿內翰見訪，以為「子之不遇不足憂，即徐公當國，子之進有日矣」。今幸而倩明公之當國，又幸隨多士之末，而自獲舉以來，幾又二月，不一望明公之輝光。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，寢不成寐者也。

有光嘗讀《易》，觀消長變更之際，雖聖人不能無懼。而漢、唐、宋之君子，每履其際，其氣不能不動，其色不能不形，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。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，有之矣。今明公處之宴然，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，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，此古之大臣之

所難也。

又嘗讀史，見漢文帝疏賈誼之少，而問馮唐之老；光武下馮衍之賦，而隆桓榮之經。兩漢風俗治體，超軼後代，實在於此。今明公於科舉之際，稍示意向，而海內枯槁之士，已於於焉樂觀明公之化矣。於此之時，稍有蘊抱，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，不肯沒沒而已也，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？今茲輒有幹於閽人者，獨以數十年之知，而不一見於明公；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，而不見其一來，其亦不能無怪也。

昔曾舍人鞏《上范資政書》云：「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，使鞏不自別於其間，固非鞏之志，亦閤下之所賤也。」有光素慕鞏者，故不量其不能如鞏，而欲學鞏之自別焉。平生頗有所撰述，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。橐中得雜稿十九首，謹以為贄。明公試覽其文，知其非求於世者也。幹冒尊嚴，伏增惶恐。有光再拜。（按《漢書・公孫弘傳》：弘為丞相，開東閤以延賢人。顏師古注：閤，小門也。正門避掾史出入，特開小門以接士。故後世之士上書於尊官稱「閤下」。又唐有宰相入閤故事，詳見《五代史》。嘗見宋板韓文，韓公上書，皆作「閤下」，無「閣下」也。此集昆山本皆作「閤下」，而常熟刻誤作「閣下」，當是但知閨閣之義，而不解有開閤、入閤之事，遂妄改耳。又稱諱處，常熟本皆實填諱，而昆山本皆作「某」字。今按古人文集皆稱名，故從常熟本填諱。曾孫莊識。）

上瞿侍郎書

有光少年時，試白下，始識閤下，深相慕愛。及先後舉於有司，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，顧猶不忘布素，見其潦倒，常所隱惻。往張文隱公為考官，閤下與同事。榜出而有光落第，見公於邸第。公忽忽不樂，對客曰：「吾為國得士三百人，不自喜，而以失一士為恨。」又謂有光曰：「吾閱天下士多矣，如子者，可謂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者也。在館閣中，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，成都趙孟靜知之。」公再為考官，再見之，其言亦如是。又曰：「吾不能得子，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。」文隱公歿，有光年往歲徂，仕進之心落然。然猶不敢自廢罷，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，亦恃在朝如閤下相知者，有所向往耳。間得奉顏色，閤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。

前歲始獲第，適閤下賜告還鄉，孤旅之跡，煢煢無依。隨調為吏吳興。夏初入覲還，幸遇閤下於京口，所以道生平，慰藉益勤。吳興西，古鄣南，蜀在山水窮僻，龍蛇虎豹之與處，黽勉二載，拊循孤窮，以不負孔子之訓。諸奸豪大猾不便者，亟騰謗議。當道憐

之，未加黜謫。然羽翼摧殘，形神慘沮，方圖所以自解而去。因見閣下，加獎拔之語，以為士固伸於知己，自此意氣復生。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，奮拔於泥塗之內，振迅於阨塞之區，躍然如即拜下風，侍君子，覽盛德之輝光。

邇者除書忽下，觖然失望。顧己長貧賤，今備朝籍為六品官，豈求逾分？然窺測當道者意向，蓋薄示之謫譴，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。計此時除書之下，閣下甫到京，席未及暖，國家之議未有所及，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。夫君命無所逃，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；士君子處世，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。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，而使之佐郡，非其任也。自知夫治縣之不能，而冒以佐郡，非所堪也。苟而赴之，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。

天子新即位，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，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，赫然光顯。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，貢於成均，薦於京兆，無歲不與計偕。望天就日之誠，白首而不摧挫。先皇帝末年始收之。顧今同舉進士者，大半超拔，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，復不得比數。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，而才之無用也。夫以閣下之知己，而有光不獲自伸，則無可望者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」士之出處進退，遲速有幾。自非知幾之君子，徘徊疑顧之間，其受中傷多矣。以閣下之知未及舉，而小人讒構之說亟行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。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，未知所究，安敢望榮進之途哉？

夫志士去國，不毀其名。荀卿、屈原、賈生、董仲舒之徒，去其國而猶全其名。如此四子者，生於今之世，猶難矣。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，非復有望於榮進，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。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，不得進而成就之，使致其功，抑使退而成就之，使不失其名，此為閣下知己之大賜也。今已具疏請告，以為小官之去就，亦當有禮，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。又在縣時，獲保舉者二。應建儲詔，得恩封，欲求敕命。願一言主者，使先人蒙恩地下，人子之志願畢矣。無任懇戀之至。不宣。有光再拜。

上萬侍郎書

居京師，荷蒙垂盼。念三十餘年故知，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，而大臣好賢樂善、休休有容之度，非今世之所宜有也。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，以成盛德高誼之名，令海內之人見之。

有光晚得一第，受命出宰百里，才不迨志，動與時忤。然一念為民，不敢自墮於冥冥之

中。拊循勞徠，使鰥寡不失其職。發於誠然，鬼神所知。使在建武之世，宜有封侯爵賞之望。今被挫詘如此，良可憫惻。流言朋興，從而信之者十九。小民之情，何以能自達於朝廷？賴閣下桑梓連壤，所聞所見，獨深知而信之。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，又老大，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，妄自測擬，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定論矣。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，多從意度，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。秖如不睹其人之面，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，亦無當矣。如又加以私情愛憎，又如所謂流言者，使伯夷、申徒狄復生於今，亦不免於世之塵垢，非餓死抱石，不能自明也。

昨者大計群吏，僅免下考。今已見謂不能為吏，又使匍匐於州縣，使益困迫，而失其所性。輾轉狼狽，不復能自振於群毀之中。夫以朝廷愛惜人才，當使之無失其所。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，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，至三十年而不退卻。一旦得之，使之從百執事，齒於下列，不敢望公孫丞相、桓少傅，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，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。今之時，獨貴少俊耳。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，以為一日朝會，見諸侍中並皆年少，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，悵然為時惜之。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，而番番良士，膂力既愆，我尚有之。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，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。

有光今已摧殘至此。夫士之所負者氣耳，於其氣之方盛，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；其稍歉，則猶欲比肩於今人；其又歉，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。方其久詘於科試，得一第為州縣吏，已為逾分。今則顧念養生之計，欲得郡文學，已復不可望。計已無聊，當引而去之。譬行舟於水，值風水之順快，可以一瀉千里；至於逆浪排天，篙櫓俱失，前進不止，未有不沒溺者也。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，當何所之乎？

茲復有瀆於閣下者：自以禽鳥猶愛其羽，修身潔行。白首為小人所敗，如此人者，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，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。故自托於閣下之知，得一言明白，則萬口不足以敗之。假令數百人見譽，而閣下未之許，不足喜也；假令數百人見毀，而閣下許之，不足惴也。故大人君子一言，天下後世以為準。有光甘自放廢，得從荀卿、屈原之後矣。

今茲遣人北上，為請先人敕命，及上《解官疏》，並道所以。輕於冒瀆，無任惶悚。不宣。

上王都御史書

有光聞：天下之人材，其為君子小人，皆有一定之性。古之所謂知人者，非苟知之而已也。始知其如此，則其終身不能易也。伯樂之於馬，卞和之於玉，如令馬非絕塵，玉非連城，二人者必不顧。如令二人者顧之，而馬與玉豈有變哉？馬與玉而有變，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、卞和矣。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，而古之知人者，決於一見，而終其身不易。彼有改節易操者，必其始非真性，有矯而為之者，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。孔子曰：「舉爾所知。」蓋謂已知之矣，則其舉之不疑也。故大臣之相其君，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，一旦而任事權，而舉平日之所知，蓋優然而有餘，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。若夫取之於臨時，處極貴之地，而欲以周知天下之人材，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。

有光不材，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。念始初閣下為縣時，相知最深，蓋不謂其不肖也。閣下清明直亮，少所許可，而獨於有光而加顧。自此閣下為郡二千石，揚歷外省。及升中丞，治河漕濟州、淮揚間。有光數往來京師，道所歷，閣下未嘗不垂顧念。閣下非有私於有光，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。前歲得舉進士，閣下方召入為司徒，時與諸進士旅見，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。今歲入覲，閣下府第深嚴，有光一再見，然不拒逆而進之。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，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。有光自以諸生文學，不辦治縣，而事多泥古，與世乖忤，監郡及台省大吏無相知者，其考宜殿，而獨免於過謫，則閣下之於有光，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，而了於冥冥之中，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。然不能不惴惴自懼，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。

有光之為縣，不敢自附古人，然惟護持小民，而奸豪大猾多所不便，遂騰謗議。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，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。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，監郡之刺舉，未盡出於公與明。漢人有言：「陛下以使者為腹心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，尚書之平，而決於百石之吏。」此亦今世之弊也。且監郡所薦舉，無不極其褒美。語其治行，雖古之龔、黃、卓、魯不能有加。然古之吏，皆積久而成，今並布衣諸生少年，遠者僅二載，何治之卓卓如此？夫果能如此，則其縣治矣，何遷代之後，其雕殘猶故也？如此，則考其舉刺，亦有類於謾欺者矣。況監郡之外，復有采取流言飛文，一被口語，無自全者。

閣下清德重望，彈壓百吏，凜然風裁，監郡者不敢為欺謾，其刺舉必公與明，其讒說亦無自至於台省。然唐虞之世，賢聖在朝，猶有讒說壬人。以周之盛，而寺人畏讒。則雖登明選公，舉世咸仰閣下讚翊聖朝之盛，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？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，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，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，此所以有伯樂、卞和之喻也。

又念前世宰相，未嘗隔天下之士。世多議韓退之《上宰相書》，然退之非重爵祿者。顧三代之盛，上下之交常通，而於吾君吾相，有可以情告者。如王介甫平生高介，天子之所不能屈，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，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。況有光以閣下之素知，若有所隱而不告，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？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，而後之人追論其世，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。

今日之遷，自於銓部，非閣下之所及知。第以為縣既已無狀，復勉而佐郡，益違其性。而志氣衰沮，如敗軍之將，沒世不復。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，以養老親。顧自初登第時，已有此意，恥於求乞，而有所不敢。若至今日乃言之，似近於時窮勢迫，慕戀祿位而不知止，故敢以不肖之軀，求解而去。官雖微，而出處進退宜明，是以竊有求於閣下，使知有光之仕宦，雖顛倒狼狽，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。伏惟憐而哀之，使得全其身名以去，不墮落於讒人之口，不勝幸甚。瀆冒威尊，不任惶恐之至。（此文昆山、常熟二本大異。以今觀之，常熟本辭太峻，昆刻當是定本，今從之。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，今附錄之。有負於閣下者之下云：「昨在京師，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。萬公，陽羨人，與有光所治連界。嘗竊問萬公曰：公以我治縣何如？萬公曰：君治縣無他獨，小民無不愛君耳。有光謝曰：得一言，可以無愧。萬公當世賢者，非相欺也。」有此七十四字，而「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」至「遂騰謗議」三十字，卻無之。蓋初本改本不同，姑兩存之。）

上高閣老書

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，而其勢之所趨，必有端而可見。古之所謂大臣者，必能默察其微而製之於無跡，故天下常固而不傾。微不能制，製之於既形，事已然而後持之，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，足以運量一世，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。夫不製之於微者，非其不能也，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。迨其既形而及我，不能制之於其微而製之於其形，則視其微者為力尤難，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。夫如是，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，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，天下宴然饗其治安，非古之大臣，何以能此！

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。先皇帝厭代，新天子承統繼緒，四海之內，忻然望治，此世道升降之機也。若求其微而製之，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。今不敢論其微，而論其形。夫天下神器，不可失也。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，不使至於旁落，朝廷清明，宮府一

體，而後天下之事，使之左則左，使之右則右，惟吾之所為，以求承平之理。若其權稍落而不收，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。天子新即位，進用二三大臣，而明公為首，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。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，天子端冕深宮，而以萬幾責成臣下，聖度曠然，有天道「為而不宰」之盛德，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。《書》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又曰：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」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。明公一日釋位而去，天下愀然失望，以為天下之勢，莫能為天子持之也，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。

世之說者，以為三代各有所尚，而我國家之政尚嚴，蓋未有考其實者。太祖承勝國之後，其嚴有時而用。自永樂以後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。歷五聖至於孝宗，仁恩淪浹，號為本朝極盛。武宗之時，宦佞盈朝，盜賊陸梁，強藩竊發，天下號稱多故，而元氣未索，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。先皇帝威福自操，廷臣時有誅戮，而天下之治，未嘗不在於寬。今天子仁恕慈愛，天下莫不聞，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，近衰世之風，此不可不憂也。

夫祖宗之法，未有可以輕變者。宋至熙寧之世，承積弊之後，當宜改弦更張之日，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，銳然有為，始用王荊公為新法，而天下之士群起而爭之。君臣力行不顧，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，而國勢遂不可為。今日朝廷遵守成憲，未嘗下一令、更一事，而使者所至，日求變法，遂至朝令夕改，國異家殊。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，著在令甲者，悉非其舊矣。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，以求變法，以天子宰相之勢，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。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，行之一省，天下傳相慕效，國家典憲蕩然，生民惶惶，未有所定。且廷臣建言者，爭出一事，為新奇可喜之論，鑽求刻盭，無所不至。公卿懼違其意，每輒下所司行之。大氐皆希合當世，以為迫促之政，民何以堪之！

嘉靖累數十年不赦，改元一赦，此天地解而雷雨作，曠世之恩也。有司拘牽文義，罪人不得赦者什五。免租之文虛被，而遣使旁午，誅求更甚於前。謂之理財而財愈乏，謂之治兵而兵愈耗，謂之馭吏，而詼詭佞捷、奸諛嵬瑣者，爭先而為謾欺。有廉察之虛名，而售排陷之險計；有薦舉之浮詞，而致結納之私情；有幹辦之小能，而行速化之謬巧。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，而政之紛紛如此，一切歸於刻盭，而財匱兵弱吏弊。而夷狄窺伺，盜賊縱橫，率束手而無策。徒以支吾目前，為不終月之計。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，不能制之於微而製之於形，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，而後能當之。今明公優遊謝事，以坐觀天下之變，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，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？

昔者嘗奉明公之教，謂讀《易》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。竊謂明公以此行於一身，可也。若六十四卦，天道之運，周環無窮，而《乾》《復》《姤》《坤》，一否一泰，一損一益，世道之升降在明公，不可辭也。有光仕進屯蹇，九試於禮部，晚為明公所甄錄，而黽勉為吏，以古人自期，不敢負明公之教。行之二載，湖山夷鬼之鄉，頗知信向。而動與時忤，排構乘之。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，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奸狀。今讒口方張，孤危之跡，無大人君子以為之依。自分無所復用於世，已投劾而歸，欲以餘年，發明先聖之遺書。又面受明公論《春秋》之大旨，即當從事此書，稍加論述。俟有所成，重趼造門，以求是正，惟明公不拒而進之。方遣人赴都求請敕命，並上《乞骸骨疏》，特迂道候起居。輕瀆威重，無任隕越，惶恐之至。

上趙閣老書

有光自少應舉，連蹇不遇。常恨生當太平之盛，徒抱無窮之志，而年往歲徂，煢然無所向往。時張文隱公知之，時時稱之於人。張公垂歿，以不能薦達為恨。然有光嘗侍於公，間聞公論當世之士，獨亟稱明公，謂不惟於文章絕出，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，終有賴焉。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，亦頗言鄙人姓名，為明公之所垂記。雖以文隱公之故，然士固有相知者，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。

會明公忤時宰，屏居西蜀者十餘年。有光始獲舉進士，在京師，思明公而不可見，徒念岷峨之高，江水之長，悵然而歎。幸與明公生同時，而顧無由一見，以為今世則已矣，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。夫古之人往矣，而以為能知我者，何也？蓋以我之知之，而知古人之生於今，必能知我也。明公之知之，則且同時矣，而不得一見，猶若異世然，此有光之所歎恨也。

既而為吏越中，明公始復登朝。及入覲，以為可以得見矣，而明公又以南邁。有光時尚在京師，一日，天子忽出手詔，還明公於朝。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，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，明公能自結於天子之知如此。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，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，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。當是時，官程迫促，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。

昨春自越還，遇瞿文懿公於鄉，言入朝時，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，有惑於流言者，從中毀之。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：「吾與趙公知子深矣，力足以薦士矣，尚格而不行。」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。夫瞿公，鄉里遊從之舊，耳目日相接，固宜其不能忘。明公在萬

里之外，偶知於數十年之前，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，求之於古，未有其比也。茲以入賀來，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，乃益自感傷，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，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，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。

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向慕，一旦得見，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，江水之長矣。此生幸甚！第以日月逾邁，若弗雲來。自顧其中枵然，無可以為世用者。而州郡之職，又非其所任。孔子曰：「吾則曰不吾知也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，進退惶悸，伏惟明公有以處之。

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：蓋不知我者，不當以求。既不知我矣，強求之，未有能知也。知求之而無益，故不求也。知我者，不必以求。既知我矣，無待於求之。苟待於求之，則非知也，故不必求也。夫然，則明公已知之矣。今所以復有言者，以往年為吏，差知自愛，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。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，而持衡之人，用一人之言，格天下之士，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、為生民計者，徒以不能詭隨趨附，橫被中傷，乃令奄蔽歿世而不見，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。何以厚天下風俗，而返漢代長者之風？此尤可痛也！

人才之在世，有難言者。以小才而議大謀，必厚訾。以邪人而察莊士，必重誣。如使賈誼、董仲舒、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，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。汲黯、鄭當時之治郡，必以無能見罷矣。惡直醜正，群飛刺天，屈子之直行而受謗，荀卿之大儒而逃讒，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，必不免矣。巧捷者自進，長厚者自詘，寡淺者自升，崇竑者自晦，此卓紘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，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。

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為相，復改任銓部，詔旨皆從中出。天下想望豐采，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。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，與二三元老，經綸密勿，同心一德，凡所施為注措，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，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。若古之巫咸、傅說，回斡元化，昭揭日月，光輔中興，流聲名於史策。時者難得而易失，遭時際會，亦何容易！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，而區區所見如此，略為明公陳之，非為一身之進退也。若身之進退，則在明公而已矣。若使狸搏牛，使虎捕鼠，固所不可。至謂憐其無用，始使之苟一日之祿，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、戚施、聾瞽之人者，亦非有光之所安也。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，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。（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，今從鈔本正之。）